

詩外傳卷第五

經要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  
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  
紛紛沸沸道之所行雖神龍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  
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群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  
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至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  
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  
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  
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

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嘆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鍾鼓樂之

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遙乎無形之鄉倚天理觀人情明終始知得失故興仁義厭利勢以持養之于時周室微王道絕諸侯力政強劫弱衆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紀綱禮儀廢壞人倫不理於是孔子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

王者之政賢能不待次而舉不肖不待湏臾而廢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則有昭穆辨公卿大夫之子孫也禮義則歸之庶人遂

傾覆之民牧而試之雖庶民之子孫也積學文正身行能禮儀則歸之士大夫傾而待之安則畜不安則棄及側之民上放而事之官而衣食之王覆無遺材行及時者死之無救謂之天誅是王者之政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不能愛其民而求民親已愛已不可得也民不親不愛而求於已用爲已死不可得也民弗爲用弗爲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欲不危削滅亡不可得也夫危削滅亡之情皆積於

此而求安樂是聞不亦難乎是枉生者也悲夫枉生者不須時而滅亡矣故人主欲強固安樂莫若反己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及之政欲脩政美俗則莫若求其人彼其人者生今之世而志乎古之世以天下之王公莫之好也而是子獨好之以民莫之爲也而是子獨爲之也抑爲之者窮而是子猶爲之而無是須臾怠焉差焉獨明夫先王所以遇之者所以失之者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則是其人也人主欲強固安樂則莫若與其人爲之巨用之則天下爲一諸侯爲臣小用之則虜行隣國莫之能御若殷之用伊

尹周之遇太公可謂巨用之矣齊之用管仲楚之用孫叔敖可爲小用之矣巨用之者如彼小用之者如此也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而亡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不用其良臣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造父天下之善御者矣無車馬則無所見其能羿天下之善射者矣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彼文儒者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夫車固馬選而不能以致千里者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而不能射遠中微者則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調一天下制四夷者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居窮巷

陋室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矣用百里之地則千里國不能與之爭勝矣箠笞暴國一齊天下莫之能傾是大儒之勲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檢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耳不聞學行無正義迷迷然以富利爲隆是俗人也逢衣博帶畧法先生而足亂世俗諺學雜其衣冠言行爲已同於世俗而不知其惡也言談說已無異於老墨而不知分是俗儒者也法先生一則言行有大法而明不能濟法教之所

不及聞見之所未至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內不自誣外不誣人以是尊賢敬法而不敢怠傲焉是雅儒者也法先生依禮義以淺持博以一行萬苟有仁義之類雖鳥獸若別黑白竒物變恠所未嘗聞見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以應之無所疑援法而度之奄然如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里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三年天下諸侯爲臣思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之自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可謂白矣謂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

言外傳卷三  
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倫扁仁下作而問曰不審主  
君所讀何書也成王曰先聖之書倫扁曰此真先聖  
王之糟粕耳非美者也成王曰子何以言之倫扁  
曰以臣輪言之夫以規爲圓矩爲方此其可付乎子  
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爲一應乎心動乎體其不可  
得而僞者也以爲所傳真糟粕耳故唐虞之法可得  
而故也其喻人心不可及矣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  
臭其孰能及之

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而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  
進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夫  
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數未得其意也有間復曰  
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間  
曰邈然遠望洋洋乎翼翼乎必作此樂也默然異幾  
然而長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惟其文王乎師襄子  
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爲文王之操也故孔子持文王  
之聲知文王之爲人師襄子曰敢問何以知其文王  
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  
有慤慤之意者好麗丘是以知文王之操也傳曰聞  
其末而達其本者聖也紂之爲主勞民力寃酷之令  
加於百姓慤悽之惡施於大臣羣下不信百姓疾怨

故天下叛而願爲文王臣紂自取之也夫貴爲天子  
富有天下及周師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當是之  
時索爲匹夫不可得也詩曰天謂殷適使不使四方  
夫五色雖明有時而渝豐交之木有時而落物有成  
衰不得自若故三王之道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非務  
變而已將以止惡扶微絀繆淪非調和陰陽順萬物  
之宜也詩曰暨暨文王綱紀四方  
禮者首天地之體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者也無禮  
何以正身無師安之禮之是也禮然而然是情安於  
禮也師云而云是之也情安禮知若師也則

君子之道言中倫行中理天下順矣詩曰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

上不知順孝則民不知返本君不知敬長則民不知  
貴親禘祭不敬山川失時則民無畏矣不教而誅則  
民不識勸也故君子脩身及孝則民不倍矣敬孝達  
乎下則民知慈愛矣好惡喻乎百姓則下應其上如  
影響矣是以兼制天下定海內臣萬姓之要法也明  
王聖主之所不能損更而舍也詩曰成王之孚下土  
之式永言孝思孝思惟則

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蒲車長

幾先籍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  
秀意者天下殆同一也比碁三年果有越嘗氏重九  
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道路悠遠山川幽深恐使人  
之未達也故重譯而來周公曰吾何以見賜也譯曰  
吾受命國之黃髮日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不  
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  
於是來也周公乃徵求其所以來詩曰於萬斯年不  
遐有佐

登高而臨深遠見之樂臺榭不若丘山所見高也平  
原廣望博觀之樂沼池不如川澤所見博也勞心苦

思從欲極好靡財傷情毀名損壽悲夫傷哉窮君之  
反於是道而愁百姓詩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瘁

儒者儒也儒之為言非也不易之術也千舉萬變其  
道不窮六經是也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  
別朋友之序此儒者之所謹守日切磋而不舍也雖  
居窮巷陋室之下而內不足以充虛外不足以蓋形  
無置錐之地明察足以持天下大舉在人上則王公  
之材也小用使在外則社稷之臣也雖巖居穴處而  
王侯不能與爭名何也仁義之化存爾如使王者聽  
其言信其行則唐虞之法可得而觀頌聲可得而聽

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取謀之博也

傳曰天子居廣廈之下帷帳之內旃茵之上被躡烏視不出閫莽然而知天下者以其賢左右也故獨視不若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衆聽之聰也獨慮不若與衆慮之工也故明王使賢臣輻湊並進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天設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設其厚而山陵成名上設其道而百事得序自周衰壞以來王道廢而不起禮義絕而不繼秦之時非禮義棄詩書略古昔大滅聖

商  
池  
本

道專為苟妄以貪利為俗以較獵為化而天下大亂於是兵作而火起暴露居外而民以侵漁逼奪相攘為服習離聖王光烈之日久遠未嘗見仁義之道被禮樂之風是以囂頑無禮而肅敬日益凌遲以威武相攝妄為佞人不避禍患此其所以難治也人有六情目欲視好色耳欲聽宮商鼻欲嗅芬香口欲嗜甘旨其身體四肢欲安而不作衣欲被文繡而輕暖此六者民之六情也失之則亂從之則穆故聖王之教其民也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



孔子知道之易行曰詩云牖民孔易非虛辭也

繭之性為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  
為絲卵之性為雛不得良雞覆伏孚育積日累久  
則不成為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內之  
以道則不成為君子詩曰天生蒸民其命匪諶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主然後使之然也  
智如泉源行可以為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行可  
以為輔弼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人吏  
也當前決意一呼再喏者人隸也故上主以師為佐  
中主以友為佐下主以吏為佐危亡之主以隸為佐

曰淵廣者其魚大主明者其臣惠照之而志合必  
由其中故同萌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非賢者莫  
能用賢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亡之機得失之  
要也可無慎乎詩曰不明爾德以無背無側爾德不  
明無倍無矧

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故無  
常安之國宜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則亡古言及今  
未有不然者也夫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  
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襲蹈其所以  
安存者則無以異乎却行而求遂於前人語語曰不

知爲吏視已成事或曰前車覆而後車不誡是以後車覆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爲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爲之故殷可以鑒於夏而周可以鑒於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傳曰驕溢之君寡忠口惠之人鮮信故盈祀之木無合拱之枝榮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枝葉短本枯則枝葉枯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禍福自己

水淵深廣則龍魚生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禮義昭明則君子懷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禮及國而政成

能以禮扶身則貴夕白揚天下願焉今行禁止而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此之謂矣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待之辟稱以喻之分以明之歡忻芬芳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恒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若夫無類之說不形之行不替之辭君子慎之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夫百姓內不之食外不患寒則可教御以禮義矣詩曰蒸畀祖妣以洽百禮百禮洽則百意遂百意遂則陰陽調陰陽調則寒暑均寒暑均則三光清三光清

則風雨時風雨時則群生寧如是而天道得夫是以  
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詩曰惟此聖人  
瞻言百里於鑠王師導養時晦言相養之至于晦也  
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清明在躬  
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聞必先降時雨山川出雲  
詩曰嵩嵩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  
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藩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名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  
先其文德洽此四國此大王之德也  
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地

藍青地黃猶可假也仁之不可假乎哉東海之  
魚名曰鰈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北方有獸名曰  
鯀更食而更視不相得不能飽南方有鳥名曰鷦比  
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西方有獸名曰蟹前足鼠後  
足兔得甘草必銜以遺蛩蛩距虛其性非能蛩蛩距  
虛將爲假之故也夫鳥獸魚猶相假而况萬乘之主  
而獨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與之爲伍則豈不病  
哉故曰以明扶明則昇于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兩  
瞽相扶不傷墻木不陷井窞則其幸也詩曰惟彼不  
順往以虫垢闇行也

福生於無爲而患生於多欲知足然後富從之德宜  
君人然後貴從之故貴爵而賤德者雖爲天子不尊  
矣貪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矣夫土地之生  
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  
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二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  
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  
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  
帝有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祿  
圖帝學乎赤子堯學乎務成子舜學乎尹壽

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咎乎相又王學乎錫疇子斯  
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號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  
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  
傳乎後世者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德也者包天地之美配日月之明立乎四時之調覽  
乎陰陽之交寒暑不能動也四時不能化也歛乎太  
陰而不濕散乎太陽而不枯鮮潔清明而滿嚴威務  
疾而神競清而福乎天地之間者德也微聖人其孰  
能與於此矣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如歲之旱莫不漬茂然天勃然興雲沛然下雨則萬

物無不興起之者民非無仁義根於心者也王政怵  
迫使不得見憂鬱而不得出聖王在彼躡舄視不出  
閣而天下隨偈而天下和何如在此有以應哉詩曰  
如彼歲旱莫不潰茂

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君者何也曰群也爲天下  
萬物而除其害者謂之君王者何也曰往也天下往  
之謂之王曰善養生者故人尊之善辨治人者故人  
安之善設顯人者故人親之善粉飾人者故人樂之  
四統者具天下往之四統無一而天下去之往之謂  
之王去之謂之亡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夫

省工商衆農人謹盜賊除暴悍是所以生養之也天  
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禮官士大夫不治理是以  
所辨治之也決德而定沙量能也官賢以爲三公  
實以爲諸侯次則爲大夫是以初也故自天子  
至於庶人莫不稱其能得其意也然其事是所同也  
若夫重色而成文累味而備珍則聖人所以分賢長  
明貴賤故道得則澤流群生而福歸王公澤流羣生  
則下安而和福歸王公則尊而榮百姓皆懷安和之  
心而樂戴其上夫是之謂下治而上通下治而上通  
頌聲之所以興也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

飽福祿來反

聖人養一性而御大氣持一命而節滋味奄治天下  
不遺其小存其精神以補其中謂之志詩曰不覓不  
練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朝廷之士爲祿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爲名故往而  
不反入而不能出往而不能返通移有常聖也詩曰  
不覓不練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  
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  
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請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  
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美定矣言曰必也正名乎詩  
曰君子無易由言

詩外傳卷第五

詩外傳卷第六

楚與

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愆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爲之不祥莫大焉遂解髮佯狂而去君子聞之曰勞矣箕子盡其精神竭其忠愛見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齊桓公見小臣三往不得見左右曰夫小臣國之賤臣也君三往而不得見其可已矣桓公曰惡是何言也吾聞之布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萬乘之君不好仁義不輕身於布衣之士

縱夫子不欲富貴可也吾不好仁義不可也五往而得見也天下諸侯聞之謂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既曰吾子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此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賞也訓偷即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其公服者其事業較其官能莫不理法即公道達而私門寒公義立而私事息如是即持厚者進而佞諂者止貪者退而廉節者起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不及時者死無赦人習事而國人之事便如耳目鼻口之不可相離也故曰取分而民不慢次定而序不

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天下百吏莫不化已然後敢安仕誠能然後敢受職小人易心百姓易俗如究之屬莫不反慙夫是之為政教之極即不可加矣詩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而善之曰由泰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我入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



擾也詩曰夙興夜寐洒掃庭內

古者有命民之有能敬長憐孤取捨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然後命得乘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飾車駢馬皆有罰故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即無所用故其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即不爭不爭即強不陵弱衆不暴寡是居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犯法民莫犯法而亂斯止矣詩曰告爾民人爾俶度用戒不虞

天下之辯有三至五勝而辭置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序通意揚其所謂使人預

知焉不務相迷也是以辯者不失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故辯可觀也夫繁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數譬以相移列人之聲使不得反其意則論便然後害生也夫不疏氣指而弗之謂之隱外意外身謂之諱幾廉猗跌謂之移指緣謬辭謂之苟四者所不爲也故理可同睹也夫隱諱移苟爭言竟爲而後息不能無害其爲君子也故君子不爲也論語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詩曰無易由言無日苟矣

吾語子夫服人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知不以幽人勇猛強武不以侵人齊給便捷不以欺誣

人不能則學不知則問雖知必讓然後爲知遇君則  
修臣下之義出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老則修弟子  
之義遇等夷則修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修告道  
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曠然  
而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  
信之詩曰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承承萬民靡不  
承

仁者必敬其人敬其人有道遇賢者則親親而敬之  
遇不肖者則畏踈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  
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其仁之質也仁  
以爲所慕我以爲理開口無不可以爲人法式者詩曰  
不僭不貳鮮不爲則

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  
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  
信矣美林也而不聞君子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  
災必及身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民勞思佚治暴思仁刑危思安國罷思天詩曰靡有  
旅方以念穹蒼

問者曰古之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爲言猶先醒也  
不聞道術之人則寡於得失不知亂之所由芼芼乎

其猶醉也故世主有先生者有後生者有不生者音  
者楚莊王謀事而居有憂色申公巫臣問曰王何爲  
有憂也莊王曰吾聞諸侯之德能自取師者王能自  
取友者霸而與居不若其身者亡以寡人之不肖也  
諸大夫之論莫有及於寡人是以憂也莊王之德宜  
君人威服諸侯日猶恐懼思索賢佐此其先生者也  
昔者宋昭公出亡謂其御曰吾知其所以亡矣御者  
曰何哉昭公曰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十人無不曰  
吾君麗者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數百人無不曰吾君  
聖者也吾外內不見吾過失是以亡也於是改操易

行以行道不出二年而美聞於宋宋人迎而復之  
謚爲昭此其後生者也昔郭君出郭謂其御者曰吾  
渴欲飲御者進清酒曰吾飢欲食御者進乾脯梁糗  
曰何備也御者曰臣儲之曰奚儲之御者曰爲君之  
出亡而道飢渴也曰子知吾旦亡乎御者曰然曰何  
不以諫也御者曰君喜道諛而惡至言臣欲進諫恐  
先郭亡是以不諫也郭君作色而怒曰吾所以亡者  
誠何哉御轉其辭曰君之所以亡者泰賢曰夫賢者  
所以不爲存而亡者何也御曰天下無賢而獨賢是  
以亡也伏軾而嘆曰嗟乎失賢人若如此乎於是身

倦力解枕御膝而卧御自易以備踈行而去身死中  
野爲虎狼所食此其不生者故先生者當年霸楚莊  
王是也後生者三年而復宋昭公是也不生者死中  
野爲虎狼所食郭君是也有先生者後生者有不生  
者詩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田常殺簡公乃盟于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他曰  
古之事君者死其君之事舍君以全親非忠也捨親  
死君之事非孝也他則不能然不盟是殺吾親也從  
人而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世不得正行劫乎暴  
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伐劔以死

之者曰君子哉未之命矣詩曰人亦有言進退  
惟谷石先生之謂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此言  
困而不見據賢人者也昔者秦繆公困於殺疾據五  
穀大夫蹇叔公孫友而小霸晉文困於驪氏疾據咎  
犯趙衰介子推而遂爲君越王勾踐困於會稽疾據  
范蠡大夫種而霸南國齊桓公困於長勺疾據管仲  
甯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知疾據賢人者也夫  
困而不知疾據賢人不亡者未嘗有之也詩曰人  
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况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箕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固有也吞舟之魚不

足濟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孰冬生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

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見也勇力不足憚也族姓不足稱也宗祖不足道也而可以聞於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大學之謂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

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

王者必立牧方三人使闕遠牧衆也遠方之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寃失賢而不舉者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爾者邪何如及有飢寒而不得衣食者訟而不平其寃失賢而不舉然後其君退而與大夫謀之遠方之民間之皆曰誠天子也夫我之僻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欺乎

哉故牧者所以開四目通四聰也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此之謂也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把茅旌右執鸞刀以進言於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大禍使大國之君沛焉遠辱至此莊王曰君子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莊王受節左右麾楚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大夫死者數人斯役者數百人今克而弗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吾聞古者朽木穿皮不蠹不出於四方以是君子之重禮而賤財

也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以從而不舍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災及吾身何取之有既晉之救鄭者至日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強國也道近分解楚師奄罷君其勿許莊王曰不可強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乃遂還師以逆晉殺莊王援枵而鼓之晉師大敗士卒奔者爭舟而指可掬也莊王曰噫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乃退楚師以佚晉寇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君子崇人之德勸人之美非道諛也正言直行指人之過非毀訾之也順從剛強猛毅與物周流道德

不外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也

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恂道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駘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恂子夏曰微恂而勇若恂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為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恂而勇若恂者可乎臣曰可即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恂至入門杖劔疾呼曰商下我下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咄內劔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劔而上子夏曰來吾

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冝不朝服下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耶我耶恂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鞬而坐吾君單鞬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冝相臨以庶掄其一鞬而去之者子耶我耶恂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圍中於是兩字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耶我耶恂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為士

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放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卜先生也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貨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愠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吾非



陽虎而以我為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歌子和  
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詩曰來游來歌以  
陳盛德而和無為也

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君子為民父母何如曰君  
子者貌恭而行肆身儉而施博故不肖者不能逮也  
殖盡於己而區略於人故可盡身而事也篤愛而不  
奪厚施而不伐見人有善欣然樂之見人不善惕然  
掩之有其過而兼包之授衣以最授食以多法下易  
由事寡易為是以中立而為人父母也築城而居之  
別田而事之立學以教之使人知親尊親尊故父服

斬縗三年為君亦服斬縗三年為民父母之謂也  
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  
寶單而交不結約契明誓則約定而反無日割國之  
強乘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事之彌順其侵人愈  
甚必致質單國舉而後已雖左堯右舜未有能於此  
道免者也故非有聖人之道特以巧敏拜請畏事之  
則不足以持國安身矣故明君不道也必修禮以齊  
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下然後禮義節奏齊平朝  
法則度量忠信愛利平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  
得天下不為也故近者覓親而遠者致願上下一心

三軍同力名聲足以暴炙之威強足以一齊之則拱  
揖指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始赤子歸慈母者何  
也仁形義立教誠愛深故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  
行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  
石為之開而况人乎夫倡不知和動而不償中心有  
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孔子曰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拱  
揖指麾而四海賓者誠德之至也色以形于外也詩  
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昔者趙簡子曲死而未葬而中牟畔之葬五日襄子與  
師而次之圍未匝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  
之軍吏諫曰君諒中牟之難而城自壞者是天助之  
也君曷為而退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  
乘人於利不死人於險使其城然後攻之中牟聞其  
義而請降曰善哉襄子之謂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  
既來

威有三術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  
威者此三威不可不審察也何謂道德之威曰禮樂  
則修分義則明舉措則時愛利則刑如是則百姓貴

之如帝王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  
勸伐不加而威行是道德之威也何謂暴察之威曰  
禮樂則不修分義則不明舉措則不時愛利則不刑  
然而其禁非也暴其誅不服也繁審其刑罰而信其  
誅殺猛而必聞如雷擊之如墻壓之百姓劫則致畏  
急則傲上執拘則聚遠聞則散非劫之以刑勢振之  
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是暴察之威也何謂狂妄之  
威曰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爲亂人之道百  
姓謹譁則從而放孰於刑灼不和人心中悖逆天理是  
以水旱爲之不時年穀以之不升百姓上困於暴亂

之出而下窮人食之則愁哀所告訴比周憤潰  
以離上傾覆可立而待是狂妄之威也夫道德  
之威成乎暴強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  
滅亡故威名同而吉凶之効遠矣故不可不審察也  
詩曰昊天疾威天篤降喪慎我飢饉民卒流亡  
昔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舡人  
盍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  
出崑山無足而至者猶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  
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  
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

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蓋胥對曰夫鴻鵠  
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  
把飛不爲加高損一把飛不爲加下今君之食客門  
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  
腹下之毳耶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就

詩外傳卷第六

詩外傳卷第七

碑嬰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喪親三年君與父孰重  
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曰曷爲士去親而事君  
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  
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  
事君以爲親也宣王悵然無以應之詩曰王事靡盬  
不遑將父

趙王使人於楚鼓瑟而遣之曰慎無失吾言使者受  
命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嘗若今日之悲也王曰

調使者曰調則可記其柱王曰不可天有燥濕絃有  
緩急柱有推移不可記也使著曰請借此以喻楚之  
去趙也千有餘里亦有吉凶之變凶則弔之吉則賀  
之猶柱之有推移不可記也故王之使人必慎其所  
之而不任以辭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蓋傷自上  
而御下也

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當曹相國爲齊相也客  
謂匱生曰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也隱於深山  
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者也吾聞先生得謁曹相國  
願先生爲之先東郭母相其婦見疑盜肉其姑去之

恨而告于里母里母曰安行今令姑呼汝即東蘊請  
火去婦之家曰吾大爭肉相殺請火治之姑乃直使  
人逐去婦還之故里母非談說之士東蘊請火非還  
婦之道也然物有所感事有可適何不爲之先匱生  
曰愚恐不及然請盡力爲東郭先生梁石君東蘊請  
火於是乃見曹相國曰臣之里有夫死三日而嫁者  
有終身不嫁者則自爲娶將何娶焉相國曰吾亦娶  
其終身不嫁者耳匱生曰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  
君世之賢士也隱於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相  
國娶婦欲娶其不嫁者取臣獨不取其不仕之臣耶

於是曹相國因匱生束帛安車迎東郭先生梁石君  
厚客之詩曰既見君子我心即降

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已身若  
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前洞洞焉若將失之  
可謂子乎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  
之位聽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抱成王  
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振恐海內  
可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請然後  
行八珍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所  
以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

用之

何曰鳥之美羽勾啄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  
畏之人之利口贍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  
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詩曰我  
友敬矣讒言其興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藿不  
糝弟子有飢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為善  
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賊今夫子積德  
累仁為善久矣意者當遣行乎奚居之隱也孔子曰  
由來汝小人也未講於論也居吾語汝子以知者為

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剗心而死子以義者爲聽  
乎則伍子胥何爲抉目而懸吳東門子以廉者爲用  
乎則伯夷叔齊何爲餓於首山之陽子以忠者爲用  
乎則鮑叔何爲而不用葉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  
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  
衆矣豈獨立哉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  
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立爲天子  
其遇堯也傳說負土而伏築以爲大夫其遇武丁也  
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爲相其  
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胡歌

秦

九十乃爲天子師則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自檻車  
以爲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  
秦山牧羊舉爲大夫則遇秦繆公也虜立於天下以  
爲令尹讓於孫叔敖則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功多  
後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閻閭後遇夫差也夫驥  
能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安  
行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芷生於茂  
草之中深山之間不爲人莫見之故不芬夫學者非  
爲通也爲窮而不困憂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  
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

失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遷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  
 免於刑戮之中則為善矣亦何位之有桀殺關龍  
 逢紂殺王子比下當此之時豈關龍逢無知而王子  
 比干不惠乎哉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學脩身端  
 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詩曰鶴鳴九臯聲聞于天  
 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用者年也是  
 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時而不使也是故  
 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存親也故吾嘗仕齊為吏  
 祿不過鐘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  
 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

椽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  
 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  
 約其親者非孝也詩曰有母之尸雍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  
 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周舍對曰願為諤諤之臣墨  
 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効也  
 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而周舍死  
 簡子如喪子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簡子  
 涕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簡子曰大  
 夫皆無罪昔者吾有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



狐之腋衆人唯諾不若直士之謬謬昔者商紂默默而亡武王諤諤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

傳曰齊景公問晏子爲人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景公曰何謂社鼠晏子曰社鼠出竊於外入託於社灌之恐壞墻燻之恐燒木此鼠之患今君之左右出則賣君以効利入則託君不罪乎亂法君又并覆而有之此社鼠之患也景公曰嗚呼豈其然人有市酒而甚美者置表甚長然至酒酸而不售問里人其故里人曰公之狗甚猛而人有所持器而欲往者狗輒迎

而齧之是以酒酸不售也士欲白萬乘之主用事者迎而齧之亦國之惡狗也左右者爲社鼠用事者惡狗此國之大患也詩曰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言朝廷皆小人也

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之夫爵祿賞賜舉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惡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矣國人知殺戮之刑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君不恭年子罕遂去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於

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詩曰胡爲我作不即我謀  
衛懿公之時有臣曰弘演者受命而使未反而狄人  
攻衛於是懿公欲興師迎之其民皆曰君之所貴祿  
位者鳥也所貴者官人也亦使鳥與官人戰其餘安  
能戰遂潰而皆去狄人至攻懿公於熒澤殺之盡食  
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辭畢呼天而號哀  
止曰若臣者獨死可耳於是遂自剗出腹實內懿公  
之肝乃死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也今有臣  
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如弘演可謂忠  
士矣殺身以捷其君非徒捷其君又令衛之宗廟繼

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大功矣詩曰四方有羨我獨居  
憂民莫不穀我獨不敢休

孫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  
有三患子知之乎孫叔敖蹙然易容曰小子不敏何  
足以知之敢問何謂三利何謂三患狐丘丈人曰夫  
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此之  
謂也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謏益下吾官益大吾  
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乎狐丘丈  
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詩曰温温恭人如集  
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昔者越王勾踐與吳戰大敗之兼有南夷當是之時君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諸大夫曰聞過而不以告我者爲上戮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也昔者晉文公與楚戰大勝之燒其草火三日不息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而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安者惟聖人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吾是以憂也此得志而恐驕也昔者齊桓公得管仲照朋南面而立桓公曰吾得二子也吾目加明吾耳

加聰不敢獨擅進之先祖此聞至道而恐不能行者也由桓公晉文越王勾踐觀之三懼者明君之務也詩曰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言大王居人上也

楚莊王賜其羣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燭滅有牽三后衣者后托冠纓而絕之言於王曰今燭滅有牽妾衣者妾托其纓而絕之願趣火視絕纓者王曰止立出令曰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爲樂也於是冠纓無完者不知王后所絕冠纓者誰於是王遂與羣臣歡飲乃罷後吳興師攻楚有人常爲應行五合

戰五陷陣却敵遂取大軍之首而獻之王怪而問之  
曰寡人未嘗有異於子子何爲於寡人厚也對曰臣  
先殿上絕纓者也當時立以肝膽塗地負日久矣未  
有所効今幸得用於臣之義尚可爲王破吳而強楚  
詩曰有灌者淵藿葦泮泮言大者無不容也  
傳曰伯竒孝而棄於親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賢而  
殺於兄比干忠而誅於君詩曰予慎無辜

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佯狂陳靈公殺泄冶鄧元  
去陳以族從自此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  
比干泄冶而失箕子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  
毅是以魏趙至興兵而攻齊桓問於管燕之地計衆  
不與齊均也然所以信竟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  
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昌失賢者亡自古及  
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者所照形也修古者所以知  
今也知惡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跡所以安存則  
未有以異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  
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賢者之後尚如  
是厚也而况當世而存者乎詩曰是天大憚子慎無辜  
宋玉因其友見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乃讓其友  
友曰夫蔓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幸女因媒而嫁不

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王曰不然昔者齊有狡兔盡一日而走五百里使之瞻見指注雖良狗猶不及狡兔之塵若攝纓而縱繼之瞻見指注與詩曰將安將樂妻予姪遺

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曰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乎陳饒等皆伏而不對宋燕曰悲乎哉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饒曰君弗能用也則有不平之心是失之已而責諸人也宋燕曰夫失諸已而責諸人者何陳饒曰三斗之稷不廷於士而君鴈鷺有餘粟是君之一過也果園梨栗

后宮婦人以相提擲士曾不得一言是君之二過也綾紈綺縠靡麗於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為緣是君之過三也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猶譬鈹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面有慙色遂巡避席曰是燕之過也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傳曰善為政者循情性之宜順陰陽之行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際如是則天氣奉養而生物豐美矣不知為政者使情厭性使陰乘陽使末逆本使人詭天氣鞠不信憂而不宣如是則災害生怪異起群生皆

傷而年穀不熟是以其動傷德其靜士救故緩者事  
之急者弗知曰反理而欲以為治詩曰廢為殘賊莫  
知其尤

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游謂簡主曰  
從今已後吾不復樹德於人矣簡主曰何以也質曰  
吾所樹堂上之士半吾所樹朝廷之大夫半吾所樹  
邊境之人亦半今堂上之士惡我以法邊境之人劫  
我以兵是以不樹德於人也簡主曰噫好言過矣夫  
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  
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

獻  
沈本

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詩曰無將大車  
惟塵冥冥

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為安肆志  
不為危激行昔衛簡公出走反國及郊將班邑於從  
者而後入太史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負羈繫而  
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  
乎於是不班也柳莊正矣

昔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  
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為人臣生不  
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

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貴之而退彌子瑕從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直矣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孔子閒居子貢侍坐請問為人下之道奈何孔子曰善哉爾之問也為人下其猶土乎子貢未達孔子曰夫土者掘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焉草木植焉鳥獸魚鼈遂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功不言賞世不絕故曰能為下者其惟土乎子貢曰賜雖不敏請事斯語詩曰式禮莫愆

傳曰南假子過程本本為之烹鱣魚南假子曰聞君子不食鱣魚本子曰此乃君子食也我何與焉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且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自比君子哉志慕之而已矣

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否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產薦也子貢曰然則薦賢賢於賢曰知賢智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有加焉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言者何期願丘將啓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

前蠡躍使志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  
兩國構難壯士列陣塵埃張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  
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  
辯士哉顏回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  
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丘將  
啓汝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  
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風壯者  
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不  
釋兵輻輳乎四門天下咸獲永寧蝻飛蠕動各樂其  
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于上臣和於下垂

拱無爲動作中  
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  
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也  
小子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  
哉詩曰雨雪濛濛見暘曰消

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  
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  
利之甚子貢以爲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諫  
過之色應之難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  
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立鼓  
瑟有鼠出游狸見屬屋循梁微行造焉便弊厭目曲



脊逆色獲而不得丘以瑟爲其音參以丘爲貪狼邪  
僻不亦宜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夫爲人父者必懷慈仁之愛以畜養其子拊循飲食  
以全其身及其有識也必嚴居正言以先導之及其  
束髮也授明師以成其技十九見正請賓冠之足以  
死其意血脉澄靜婢內以定之信誠親授無有所疑  
冠子不言髮子不答聽其微諫無令憂之此爲人道  
也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  
我復我出入腹我

詩外傳卷第七